

## 读《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唐力行先生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以下简称《商人》)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发行。

唐著对商人的研究是从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展开的。该书第一章“传统社会中的商人”,将商人置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时段中加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及其功能,始终将商人置于两难的境地,即统一与抑商的两难境地以及财富与地位的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境地直到近世社会并无改观。正是在这样的静态的长时段的大前提下,作者展开了对近世社会的动态的研究。对近代时段作者界定为:

“中国近世社会始于16世纪,其标志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它的增长、成熟的过程,便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由萌芽到成熟的这一历史阶段,我们称之为近世社会。这里的‘成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中国特有的国情而言是指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以及资产阶级的形成。近世社会结束于20世纪20年代,其前期与后期的分界线是鸦片战争。近世社会的商人经历了两次群体心理的整合。近世前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商人群体进行了初步的心理整合。整合的结果是商帮的形成,商人阶层开始以群体的力量活跃了近世舞台。近世后期,在资本主义走向成熟时,商人群体再度进行了心理整合,其结果是商会的建立,商人阶层融注于资产阶级,成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第34页)

这里,作者所描述的实际上也可称之为商人阶层研究的模式。“模式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有效时段。”<sup>①</sup>时段的划分与模式的建立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是一个整体。作者完全跳出了传统史学的范畴,而是以社会学的时间尺度来设计自己的模式。因此,时段的合理性取决于模式的合理性。纵观商人阶层研究的模式,在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时段里,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的动态展开是以商人的两次“整合”展开的。商人阶层在近世社会的两次整合成为商人阶层研究模式的主导线索,把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有机联系起来,历时与共时、纵与横交错,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网络,从而架构起商人研究的合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时段始于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是易于理解的,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将研究的下限定在20世纪20年代呢?这与商人整合的滞后相关。当着中国商人开始融入资本家行列,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之际,商人所完成的整合仍是浅层次的,并未突破传统民本思想的窠臼。在西欧,资产阶级形成之际,已完成人本主义的心理整合。在中国,则是在资产阶级已形成近20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才高扬起人权与民主的旗号。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发育不完善,带有很多传统商人的遗传因子。1927年,中国资产阶级发动并领导了显示本阶级意志的北伐战争。这是中

<sup>①</sup> 《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6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伟大革命。北伐失败后,无产阶级取得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作者将下限断在此时,就商人研究而言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如法国学者F·菲雷所说:“这种时间的空间不是外加给研究的,而是从属于它的。实际上,决定某个问题是否应该放在某个时段中研究,取决于这个问题的性质。”<sup>①</sup>作者从前后期两次群体心理整合入手,透视商人群体的“心路”历程,不仅成功地再现了商人阶层整体的面貌,而且还成功地再现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历史。这正是作者匠心独具之处,也是《商人》一书架构上最突出的特色。

## 二

“新史学”的倡导者鲁滨孙曾说:“我们不应该把历史看作是一门固定不变的学问,它仅仅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来获得进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标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sup>②</sup>历史学应敞开自己关闭的大门,同其他学科合作,摆脱传统史学陈旧观念的束缚,取得研究方法、手段的更新、突破,正是本书作者孜孜以求的。如作者所言,从事跨学科研究,“力图做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商人》第324页)研究方法的突破,使本书视野大开,共时性研究的各个侧面详述精析,颇有见解独到之处。择几例如下:

关于海商在资本主义萌芽中的作用问题,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此,作者认为,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传统的研究往往局限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结构,而很少涉及世界市场,这就难以对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诞生于16世纪作出合理的解释。也难以对商人的历史功能作出正确的估价。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③</sup>而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有没有把中国和这个世界市场隔绝开来呢?考察明代的海外贸易,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德九年(1514年)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明王朝与海外各国并非没有贸易关系,但仅限于以贡舶形式进行的官方贸易。正德九年,“海上霸主”葡萄牙殖民者开始窥探中国市场。嗣后,他们在广东收购大宗丝货,转贩于印度、日本、菲律宾乃至葡国本土出售,牟取百分之一百以上的超额利润。与此相应,走私贸易在东南沿海不可抑制地发展起来,不时冲破海禁的罗网,把中国与世界市场交接起来。海外市场刺激着中国部分地区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又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使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并以此为起点造成近世社会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这里,海商不可或缺的作用显示了出来:他们是社会变革的起点,是中国封闭的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中介。离开了他们,外因无从对内因起作用。海商是如何实现其中介作用的呢?作者以嘉靖、隆庆年间走私活动的中坚——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为例证,加以剖析。认为徽州海商的经营并非是孤悬海外,徽州海商所以能与浙、闽籍海商相抗衡并成为嘉隆年间走私贸易的中台,得助于徽州行商、坐贾和手工作坊主的紧密联系。从广义上来说,徽州海商的经营并不限于海上,而是包含有三个层次。其核心层次是指直接雄飞于海上的徽商;其外围层次则是由广泛分布于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和手工业作坊主构成;居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中介层次是徽州行商。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成为一个海外贸易的整体。各地的走私海商以中国商人特有的方式构筑起通向世界市场的道路。世界市场对中国传统商品需求量的猛增以及超额

① 《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83页。

② 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的商业利润,驱使更多的海商甘冒枭首的危险去从事走私贸易。还是海商的经营活动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

海商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戴裔焯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有所提及:16世纪中叶沿海百姓(自然也包括徽州海商)“不顾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海禁,出海从事正常贸易,正是中国社会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该书第3页)但戴著的以此作为探讨倭寇海盗反封建斗争性质的立论前提,对海商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未遑作深入论证。《商人》作者把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视为一个生产与流通相统一的系统,探讨该系统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关系,(徽州海商推而广之则“倭寇海盗”)他们的活动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一旦产生,直接关系到其存在与发展的流通活动也就同样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这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是有所突破的,从而也把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关于商人与社区生活。这是一个微观研究的课题。社区是由一定地域关系联结而成的社会生活单位,是一个具体而又直观的社会实体。社区研究可以用具体、真实的资料直接展示商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社区生活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因而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对商人与社区生活相互作用的细部考察,可以深化对商人在近世社会中独特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作用的认识。作者选择相对稳定、封闭的徽州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就妇女问题、社区的基本结构、社区生存空间的开拓等问题加以考察,并进而探讨商人与社区的相互作用。作者强调,商人地社区的作用是双重的,商人一方面使“妒妇比屋可封”,开妇女解放之新风,另一方面却又加固着封建纲常,使“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一方面促使家庭的裂变,使家庭集约化、近代化,另一方面却又加强着宗族纽带,使宗族血缘圈进一步扩大;一方面开拓着新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却又兼并土地,使徽州地价居全国之首,使原本狭隘的空间更加狭小。社区对商人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宗族势力与徽商紧密结合,互为奥援,增强了徽商的竞争力,使它在贱买贵卖的营运中积累了巨额资金,势力“几半宇内”。另一方面,宗族势力又使徽商因袭了沉重的传统包袱,限制了徽商的进一步发展。从政治上说,欧洲的市民阶级与封建领主处于对立的状态,市民阶级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并取得统治的地方,就把所有的传统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而徽商却与封建政治势力紧密结合。从经济上来说,西欧新兴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小生产者的土地剥夺;二是货币财富的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加速了从封建制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进程。徽商积累的资本却是大量地消耗在捐助族人、增置族产上,这在客观上还加固了小农经济。此外,他们积累的巨额资本还按照宗族制度下均分财产的做法不断被切割。这种由积累而切割,再积累再切割的往复循环,限制了资本的进一步增长,因而也就限制了徽商进一步竞争的能力。

当然,作为一部系统探讨近世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专著,本书并非毫无挑剔之处。商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涉及面相当宽广,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本书对商人多边关系的研究一揽无余,但倘能增加篇幅,近世后期商人的研究,不少问题仍可深入探讨,进一步展开。

(池子华)